車行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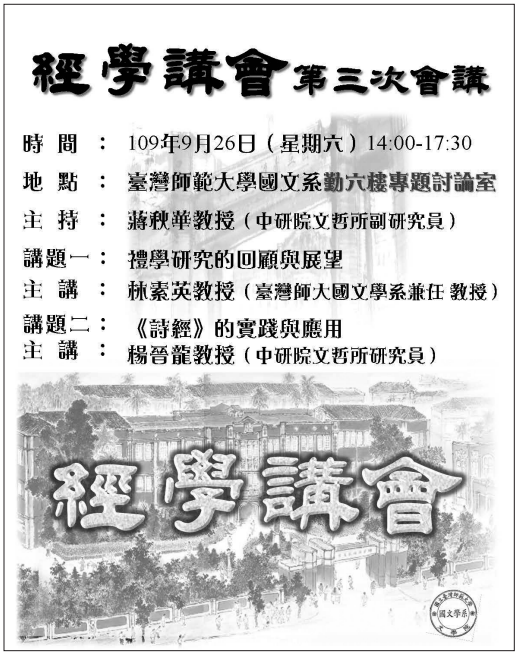
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編輯委員、《國文天地》編輯委員。以經典解釋學、注疏時代的儒家經學和近現代學術史為主要研究領域，著有《禮儀、讖緯與經義——鄭玄經學思想及其解經方法》、《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民國經學六家研究》等書。

「經學講會」的緣起與舉辦

二〇一八年六月上旬，政大中文系召開「傳經授業——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程與經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了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金培懿教授來擔任特約討論人。中午休息用餐時，金教授特別跟我強調，她覺得舉辦這種探討經學教育的研討會很有意義，並表示希望這類的活動可以持續辦下去。此後金教授又不斷地跟包括我在內的學界同道商議此事，亟盼將其落實下來，她的熱誠殷切之心，終使原先只是停留在言談思慮中的構想，加速的具象成型。

然而關於活動的型態及定位、舉辦的方式與地點，以及活動的名稱等問題，一開始都不是很清楚。學界舉辦學術活動的樣態極多，從極為正式的學術研討會，到小型工作坊，或是一般的讀書會，所在皆有。而其定位也有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不同。體制內的學術活動就是隸屬或依附於正式的組織、機構當中，以其名義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到單位的資源（主要是經費、人員和設施）。優點是較具公信力，且成果也可被承認，當然，資源的挹注更是確保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的最實際的保障。但缺點則是較缺乏彈性，而且往往為了符合組織、機構的相關規定，需消耗許多無謂的時間精力在文書作業中。且資源的獲取與否，有時更非主辦者單方面能作主的。在考慮諸多現實的狀況下，金教授與同道們決定，暫時先採用體制外的模式，不附屬於任何學術機構中，也不向相關單位申請經費。又由於金教授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便讓人懷想起近七十年前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在當時還叫做省立師範學院的師大校園中，由一群懷抱文化理想的師生組成了「人文學社」，其下設有「人文講座」，最著者有陳致平教授的中華歷史故事講演、潘重規教授的國學講座（以《四書》、《五經》為主），和牟宗三教授的哲學講座（後轉型為「人文友會」）。因此吾人建議可以仿效先賢，以「講會」的模式舉辦，金教授對此提議甚表支持，「經學講會」的名稱、面目和內涵在多次往返討論中逐漸成型。

經學講會第一次會講活動海報



經學講會第三次會講活動海報

為了進一步凝聚共識，在隔年（2019年）的三月十六日週六上午，金教授在臺師大國文系的會議室邀集了蔣秋華、陳恆嵩、張曉生、林淑貞、馮曉庭、許華峰、劉德明、史甄陶、孫致文、陳炫瑋和筆者召開了「經學講會商談會」，詳細地將舉辦的方式和具體的運作細節商議妥定。同年八月七日週三下午兩點開始，正式召開「經學講會」第一次會講。地點選在臺灣師大國文系的會議室，由筆者擔任主持人，主講者是蔣秋華教授，講題為「屈門的《尚書》家法之繼承與反思」，助講者則是精研《尚書》的陳恆嵩和許華峰兩位教授。身為戰後臺灣《尚書》學主要奠基者屈萬里教授的再傳弟子，蔣教授對其業師程元敏教授的《尚書》教學和研究，及與屈先生在學問上的繼承和開展方面，做了詳盡的闡述，並且也嘗試從傳授脈絡的角度，對戰後臺灣《尚書》的傳承，勾勒出了「傳經圖」式的學術譜系。陳、許二教授也各自從自己專業的認知，對蔣氏的說法做出了回應和補充。

第二次「經學講會」在十一月三十日週六下午，同樣借用臺灣師大國文系的場地舉行。此次講會集中在《春秋三傳》，講題為「經史之間・版本校勘・生活策略——《春秋《經傳之研究教學與應用」，由蔣秋華主持，張曉生、劉德明、馮曉庭和黃聖松四位學者各自就「經史之間」、「版本校勘」和

「生活策略」三個主題，提出他們在教學和研究上的經驗和反思。當天的講會在四位講者的精彩演示下，呈現出臺灣《春秋》經傳教學與傳衍現狀的清晰圖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身東吳大學的學人一再提及閔孝吉和閔宗述父子的影響，雖然他們或許不會在著重研究的當代《左傳》學史中留名，但他們的教學成就卻無疑是戰後臺灣《左傳》學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次講會因疫情影響，延至今年（2020年）九月二十六日週六下午舉行，地點仍然選在臺灣師大國文系，此次講會邀請文哲所的楊晉龍教授和臺師大國文系的林素英教授主講，楊教授的講題是「《詩經》的實踐與應用」，林教授的講題是「禮學的回顧與展望」，由蔣秋華教授擔任主持人。特別的是，兩位教授皆剛從任職的機構退休，講會的安排除了有向二位學人致敬的意味外，也期盼能透過這場講會，將他們數十年來在經學領域耕耘的成果和心得，和學界同道分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並沒有過多宣傳的情況下，當天下午聽眾擠爆了臺師大勤六樓專題討論室。參加的人員除了學者專家外，更多的是青年學子，不只臺師大自己的學生，也有臺大、政大、東吳等校的學生，更有來自南部的成大學生。這個現象除了說明講者的魅力和場務操辦者金培懿、許華峰和陳炫瑋等師大主場老師的認真經營外，無疑地也給自覺肩負經學傳承發展使命的講會同仁們莫大的鼓舞。

「經學講會」目前只舉辦了三場，對於所講的內容與方式都仍在摸索嘗試中，而參與的學界友朋亦不斷地從北部向中南部延伸，確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論學的平臺。古人雖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之訓，然而在資訊快速流通的今日，潛身於網路世界中，雖不一定會孤陋寡聞，但學者的思想觀念之啟發，創意靈感之擁有，以及學術見解和研究方法之形成，往往都是通過實際的言辯講論而來的，而其言辯講論的對象不一定都是旗鼓相當的同輩學者，如莊周之於惠施，朱熹之於陸象山；來自於講堂中的師生互動，或在民間向社會大眾宣講，往往也能達到促進學術發展的效果。總之，對像經學這樣的人文學術，純粹學究式的靜態研究，追求專精與深入，固然有其必要。但將其置放於某種實存的場域，在人與人的實際交流互動的情境脈絡下，將其內涵充分釋放出來，並從中提供意義創造和價值更新的契機，最終或將帶動經典的流傳和增進經學的發展。這樣所「做」出來的學問，或許會比在研究室中案牘勞形「坐」出來的學問，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且具有更廣泛與深遠的影響。終身著述不斷，但也論學和講學不綴的朱熹，他所講論出的學問不就是最好的例子？